

学生每人每月支付交通费260元，一年3120元

校车受欢迎 价高遭质疑

大众监督

□ 本报记者 肖芳

孩子上学,有专门校车接送,本是件好事儿,可有的家长却为此闷闷不乐。

近日,昌乐县五图镇五图村多位学生家长致电本报编辑部,反映当地校车收费“偏高”,一名小学生每天上下学的交通成本超过10块钱,让不少农村的家长难以承受。就此,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。

每天10余元,“高价校车”引不满

10月9日11时许,记者来到昌乐县五图镇五图村。穿村而过的一条公路两侧旁,几十位村民正焦急地等待着即将放学归来的孩子。

11时20分左右,黄色的99号“大鼻子”校车,将几十名小学生安全地送回了村里。午饭后,它又将学生们送回约3公里外的学校。

校车接送学生上学放学,这一方便、周到的服务,却由于收费问题在不少学生家长中间引发些许不满。

据五图村的村民介绍,五图村及附近几个村的小学生,原本在位于五图村的五图完全小学就读。由于离家较近,且对周围环境也熟悉,孩子们平时上学都是步行往返,家长们“根本不用操心”。

但是,自今年9月新学期开始,五图完全小学

被改作幼儿园,1到6年级的小学生,则全被搬到了位于另一个村的贵和小学。

贵和小学位于五图村西北方向的姜家坊子村,距离五图村约3公里。搬校后,学生们上下学可以选择乘坐校车,但每月需为此支付260元。算下来,一年就得3120元。这笔费用,让不少农村家庭认为“负担太重,难以承受”。

五图村的张忠国(化名)大爷表示,村里的孩子们以前上学根本不需要任何交通费用,义务教育阶段也不需要缴纳学费。现在每年却要拿出3000多元的校车费,“比以前交的学费还贵”。这笔凭空多出来的校车费,“相当于好几亩粮食一年的收入”,“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”。

学生家长分析说,除去双休日和节假日,校车每个月的运营时间最多22天。按照目前每月260元的收费标准来算,一个小学生的交通费用接近12元。张忠国认为:“五图村距离贵和小学不过3公里,每人每天却要收10多块钱,这样的收费标准实在是太高了!”

学校合并,导致上学交通成本增加

记者了解到,虽然乘坐校车并非强制,但五图村的大部分学生家长,仍为孩子选择了乘坐校车。这一方面是因为低年级的小学生年龄尚小,无法独立;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家长平时较忙,无法按时接送孩子上下学。

75岁的刘建国(化名)大爷告诉记者,自己的小孙女刚上3年级,从五图村到贵和小学的公路上车来车往,家里不放心她自己上下学。现在又是农忙时节,家长们根本没时间来接送,因此只能花钱让孩子乘坐校车。

采访中,不少家长向记者提出疑问:村里的五图完全小学还好好地,为何放着不用,非得搬到远处的贵和小学?

记者了解到,贵和小学是昌乐县宝都街道2014年重点实施的民生工程之一。该校已通过市级规范化学校标准验收,今年9月1日新学期开学正式启用。原先的宝都街道东风小学、西工地小学和五图完全小学3所学校搬迁至此。

此番三合一之举,被认为是昌乐县整合教育资源“三个集中”(高中和街道初中向城区集中,乡镇初中向镇区集中,镇(街、区)小学、幼儿园向中心社区集中)思路的体现,旨在“解决农村中小学规模偏小、师资结构不够合理、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”。

就此,记者在五图村采访多位学生家长,家长们均承认,学校合并搬迁后,无论是教室、操场等硬件设施,还是课堂秩序、教学质量,均较从前有明显好转,学生学习、生活环境也得到很大改善。

但是,每天超过10块钱的“高价校车”,仍让很多家长难以接受。五图村69岁的杨秀莲(化名)还对记者表示:“每月费用都是直接交给校车司机,既没有发票也没有收据,感觉不是很正规。”

那么,校车价格到底是如何确定的?又是否存在相关规范标准?

校车价格,校车公司说了算?

记者了解到,学校大量合并搬迁之后,为解决学生上学交通难题,昌乐县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,成立世纪星校车服务公司,对全县范围内的校车实行统一运营和监管。

根据潍坊市2012年公布的中小学教育收费

标准,校车费的具体价格,按照隶属关系,到所辖区域物价部门备案后,据实收取,收支公开。昌乐县教育局在2012年公开回应校车收费问题也曾表示,校车收费由校车服务公司按照运营成本确定收费标准,经物价部门审批同意后执行。

10月9日,记者联系到昌乐县物价局收费科,询问校车收费是否已经备案一事。工作人员表示,校车收费不在物价局的管辖范围之内,没有向物价局备案,建议向教育局咨询。

记者又联系到昌乐县教育局。昌乐县教育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,教育局未设专门的校车管理部门,只有安全科负责指导、检查学校安全保卫工作。至于校车收费问题,建议直接咨询世纪星校车服务公司。

随后,记者联系到世纪星校车服务公司。工作人员表示,校车收费标准是公司在核算了校车购置费、运营费、人工费等各项成本之后确定的。根据实际运营的公里数,又分为180元、220元、260元、280元等几个不同的收费等级。“可能有些家长觉得收费高,可是购买一辆校车就得三四十万元,校车收费是按照市场价原则确定的。”该工作人员还表示,校车收费标准已经“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”,也通知了学生家长,学生是否乘坐校车上下学,由学生和家長自主决定。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目前校车属于服务性收费项目,在全国范围内暂未形成统一定价机制,物价部门对其暂无管理办法。

在采访中,对于校车营运,家长们普遍表示欢迎。但与此同时,他们也希望,校车收费能够考虑到学生家长,尤其是农村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。多位家长建议:农村校车能否像城市公交一样,享受政府补贴呢?

民生记者在行动

15106932357 18253152656

欢迎发送短信登录网站提供线索



欢迎关注本版新浪腾讯凤凰微博 @大众日报读者版

读者反映的问题,请当地政府及时督办并书面回复编辑部。

齐鲁民生

济南二环东路、工业南路交叉口

右转车辆威胁行人安全

手机号为1586……的读者反映:我是济南市的一位市民。据我多次观察,济南二环东路与工业南路交叉口处,是车流量流量较大的地方。由于疏于管理,这里交通混乱,右拐弯车辆时常蜂拥而至,不仅车速快,还不顾人行道是否是绿灯,从不礼让行人。这种无视人行绿灯的行为,不仅影响了行人的通行便利,还严重威胁到行人安全。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大执法力度,约束该路口的交通乱象。

报道回音

兰陵县经济开发区

安置房工程将尽快开工

□记者 鲍青 报道

本报讯 《大众日报》在9月20日读者版上,刊登《修路拆屋已四载 漂泊不定心难安》稿件,报道兰陵县经济开发区东楼村,因修路拆迁4年安置房未建设一事。报道刊发后,兰陵县委县政府安排专人进行了调查。

据了解,东楼村安置房属于火车站通道拆迁工程项目之一,该拆迁工程于2010年下半年成立拆迁指挥部并启动拆迁,于2011年4月由开发区接收。后因一系列人为等因素,致使安置房工程拖延至今,未能开工建设。

为解决因拆迁在外租房群众的实际困难,兰陵县将加快安置房工程建设进度。截至目前,兰陵县经济开发区已经完成安置房平面设计、施工图纸设计、工程预算编制、工程财政评审、地质勘探、抗震设防意见书、环评、项目立项批复、项目选址意见书的办理,正在积极协调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,并开始进行工程招投标。计划完成招投标后,即可开工建设安置房。

40多户因拆迁而在外长期租住的群众,希望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能以民生为重,不要再在此事上推诿扯皮,尽早兑现承诺。

读者评报

报道数字要谨慎

9月4日的《大众日报》在第4版上刊登《台儿庄大战老兵重走大战略》的稿件,文中第1段倒数第6行写道:“1000多人的团最后只剩下100多人”。但是,根据同日《齐鲁晚报》A4版《全团1000多人最后只活了57个》,“100多人”与“57个”,哪个对?

两篇报道,说的是同样的人、同样的事,但在关键数字上却相差甚大。

□无棣县读者 刘学英

火眼金睛

读者纠错

9月21日:4版《昔日不列颠已死》,文中第1栏倒数第4行“这一次支持和独立的双方票数非常接近”,“支持和独立”应为“支持和反对独立”。

9月20日:6版《百姓“挑刺”,看政府如何接招》,文中第4栏第2行“途径村庄680多个”,“途径”应为“途经”。

9月17日:11版《覆下治学 最为老师》,文中第3栏第6段第5行“梦想自己的报负可以实现”,“报负”应为“抱负”。

9月20日:8版《娘》,文中第1栏第1段第7行“舅舅总是泪水婆娑”,“婆娑”应为“婆娑”。

9月19日:11版《食堂月饼》,文中末段第7行至第8行“每天秋天主营月饼”,“每天”应为“每年”。

9月18日:13版《我为“骗子院长”建言》,文中第3段第7行“编造各种子虚乌有的理由”,“子虚乌有”应为“子虚乌有”。

□海阳市热心读者 曲延纯

欢迎关注“大众日报读者版”微信、微博



扫描关注本版微博 扫描关注微信公众号

走四方 看文明

危险!高速公路等车人

9月5日,记者乘车沿青威高速至青岛方向,进入海阳段时发现:高速公路上不时出现携带行李的三五人群,他们在紧急停车道或玩手机或相互谈笑,面对高速驶来的车辆,置身危险却浑然不觉。

在一服务区,附近的一名商贩告诉记者,经常见到有人在高速公路上拦截长途客运车去往外地,许多客车见有人招手就停。

相关法规明令禁止高速公路随意停车,严禁行人穿越护栏进入高速公路,而运营客车更不得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上下乘客。对此类违法行为,相关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,确保高速公路行车安全。

□记者 刘蓬基 报道



注:本图片由行车记录仪拍摄。

城乡环卫一体化曝光台

阳谷县阎楼镇胡马村等

乡村环卫留“死角”

□ 本报记者 肖芳

10月22日,记者走进阳谷县阎楼镇胡马村、周庄村,可见主要道路已经用沥青或水泥进行硬化,路两侧干净整洁,没有杂草、柴垛或生活垃圾。每隔几十米,就放置一个垃圾桶。农户房前屋后,也鲜见随意丢弃的垃圾。

村庄里墙壁上、电线杆上,“管住脏乱差,造福老百姓”、“干群齐动手、村庄换新颜”、“以讲究卫生为荣,以破坏环境为耻”等宣传标语随处可见。不时还能见到有村民提着垃圾袋来到街上,自觉地垃圾扔到垃圾桶内,维护村庄环境干净整洁。

胡马村的陆玉林(化名),就住在村里主干道的沿线。她表示,村里每天都有清洁人员负责打扫,还有专人负责清运垃圾。“村庄环境搞得干干净净的,我们住着也舒服。”

但是,如火如荼的乡村环境清洁运动,仍然留下了卫生“死角”。胡马村、周庄村的多名村民向记者透露,村内其实还有多年堆积而成的垃圾场,至今没有得到彻底清理。

在胡马村150号、151号住户以南,记者看到了一片篮球场大小的池塘。该池塘四周已经堆出了几座高高的垃圾山,污浊的水面上漂浮着大量生活垃圾,俨然一个露天垃圾场。

与之类似,周庄村以东的一片洼地,也成为村民们倾倒垃圾的场所。周庄村西头,虽然放置了一个垃圾桶,但垃圾桶的后面,便是一处垃圾遍布、未曾清理的排水沟。

这些环卫“死角”的存在,让“乡村文明行动”的效果大打折扣,也给城乡环卫一体化留下了难以治愈的“顽疾”。

对于这些环卫“死角”,周庄村一位不愿具名的村干部表示:村里也想趁热打铁把这些垃圾坑彻底清理,但无论是填埋还是外运,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、财力,这是一般村集体难以承受的。“村集体经济收入有限,根本拿不出这笔费用。现在留守的村民又多是老人、妇女、儿童,能维持卫生现状就不错了。要想彻底清理这些垃圾坑,如果没有上面支持,实在有心无力!”

□记者 鲍青 报道

秋雨过后,宿家庄村角的垃圾堆臭味依旧熏人。



沂源县悦庄镇东小水村、王家泉村

河道垃圾“遗留问题”亟待解决



东小水村前小水河,堆积的垃圾成了美丽乡村的一个污点。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东小水、王家泉两村庄,村如其名,均是位于沂源县悦庄镇东南方向的“水乡”。许多村民家门

口,都有蜿蜒曲折的潺潺河流经过。村民们虽然不清楚河流发源于哪,最终汇聚何处?却享受着河流带来的诸多便利。

这种“便利”,除了水源的滋养外,也给数量庞杂的生活垃圾提供了储藏区。往昔清澈的河流,如今已被堆积的生活垃圾改变了模样。

东小水和西小水村,是中国著名的蒜苗之乡。村庄周围,遍布着为蒜苗种植而搭建的薄膜。由东往西的河流经过,给庄稼生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
但走近一观,便会发现无论是河流表面还是河岸边缘,均被满满当当的生活垃圾所覆盖。东小水村宋金宝(化名)家门口是新修的水泥路,路南就是一条小河。河流两侧布满了颜色杂芜的生活垃圾。部分生活垃圾已经流入河内,与河水混为一体。河水缓慢流淌,生活垃圾也渐渐流向下游。

宋金宝说,今年夏天村庄才给安装了垃圾池和垃圾桶,使用时间还比较短。另外,村委会也并没有组织什么环境整治行动,所以从前累积的生活垃圾,自然就成了困扰当下的“历史遗留问题”。记者询问道:“河中的垃圾怎么处理呢?”宋金宝告诉记者,往年都是夏季水面上涨时,河水将岸边的

垃圾带走。

“今年干旱严重,浇庄稼都成问题,还有谁管垃圾的事情啊。”他还告诉记者,记者所看到的生活垃圾,部分是东小水村民制造的,也有一部分是从上游漂来的。村民宋光耀(化名)告诉记者,他不只一次见到东面石楼村的村民将生活垃圾往小河里倾倒。至于垃圾最终归于何处,村民并不关心。

从东小水村往西北,是王家泉村。王家泉村的河道都用方石进行了精致的修葺,显得古朴典雅。而小路的造型也相当考究,或平桥或拱桥,令人赏心悦目。有些桥梁上,老人三五成群在拉家常。

颇为煞风景的是,与古朴建筑风格相伴随的,是每隔几米就出现的垃圾堆。这些垃圾无一例外堆放在了小河河道内。如果不仔细观察,路人根本不易察觉。

村民王泉花(化名)告诉记者,垃圾堆在河道里,是村民们“潜移默化”的选择。“堆在村边影响不好,堆在河里看不见心不烦。”村民们也期盼着能解决河道垃圾的问题,但“人微言轻”,没有政府的投入和组织,实在是很困难。

可以说,在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逐步完备的情况下,解决河道垃圾这一“历史遗留问题”应该要提上日程表了。

临朐县龙岗镇宿家庄村整治过后又现垃圾堆

该绷紧“环保素质”这根弦了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秋雨后的宿家庄村,乡村小道淤泥遍布,脏乱异常。行行走的于进全(化名)被驶过的电动三轮车溅了一身淤泥。他瞅着满是坑洼的村道,无奈地摇头叹息。

于进全告诉记者,今年以来,村里修整了一条东西向的主干道,缓解了村中“脏乱差”的局面。但“大部分道路还是泥路、石子路,一遇雨天就成了出门的拦路虎。”

于进全还告诉记者,村庄东西南北方向,都配备了垃圾桶和垃圾池,而且天天有人过来运垃圾。乡村生活垃圾遍布的问题得到了“妥善解决”。

记者在宿家庄村内部走访发现,“垃圾围村”的现象确实不存在了。虽然道路坑洼,污泥遍布,但塑料袋等生活垃圾却没了踪影。有村民告诉记者,村委会组织过清理行动,把村中央的垃圾都运走了。

记者找到了村东头一个水泥修砌的垃圾池,里面垃圾数量并不可观。但记者环绕村庄大半,也仅仅发现了这一个垃圾池。

于进全口中所说的村角都有垃圾存放地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。

而在村西北角,还隐藏着的一处比较密集的垃圾分布区域。混堆放的各色垃圾,在秋后萧瑟的景色中更显扎眼。

村民于国华(化名)告诉记者,这些垃圾大部分是村民乱扔的。“村里垃圾池少,扔过去不方便,有些人就偷懒往村边扔。”

久而久之,之前清理过的生活垃圾死灰复燃。秋风扫过,阵阵腥臭味熏得记者和于国华双双摆手。“下雨之后还能闻到臭味,夏天高温就太难闻了。”

“开始搞治理的时候,大家积极性都很高,村庄面貌焕然一新。但是过一段时间后,有的人就不管公共利益了,随便扔垃圾。”村民们建言,在经历了集中治理的初期阶段后,乡村环境综合治理业已进入了提升“环保素质”的阶段。